

# 劉文輝失足恨

(本文插圖刊第56頁)

江崇林

## 四川梟雄談天下事

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十日，剿共戡亂戰爭最激烈的一次大戰役——徐蚌會戰失敗了；先總統蔣公中正於一月二十日引退。蔣公在引退前數日，召見西康省政府主席、川康邊防總指揮、第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。特派專機把劉文輝由四川接運到南京；劉的參謀長楊家珍少將隨行。楊家珍是我陸軍大學同學，楊到南京後曾訪問我的妻子。因我參加徐蚌會戰，服役於邱清泉的第二兵團；邱清泉殉職戰場，我則流散於亂軍中。家人全無消息，南京在緊張氣氛中，正惶惶不知何去何從？由於楊家珍兄的訪問，亦因我曾在劉文輝屬下任職排、連、營長數年；以故舊之誼，得劉文輝慨允我的妻子家人就搭他所乘的便機返川。這樣臨危援手的情誼令我十分的感激。我突破共軍的封鎖，自共區脫險輾轉到達成都後，爲了表示謝意，特督謁劉文輝主席於他的方正街官邸。係由楊家珍兄做好安排，把好些賓客留下來等在會客室，陪同我到劉的辦公室，單獨接見，便於談話。時間是三十八年八月雲南盧漢第一次投共通電後之第三日上午。我和劉主席見面寒暄，禮貌表示謝意後，就和這位四川梟雄人物對談天下大事。

劉說：「雲南變了，怎樣辦？」他拿出一份中央通訊社參考消息給我，載有盧漢投共電文。我說：「蔣中正先生對雲南應有處置，否則

貴州也會有影響了。」是時，蔣先生在重慶，已有處置。

劉說：「貴州也會有問題嗎？」他臉色顯露驚訝。

我說：「今天世局最敏感，常會牽一髮動全身，都有連帶關係。四川也會有影響的。」

劉說：「四川怎麼樣？」

我說：「很難說！不是幾句話說得清楚。」

劉說：「就你的看法，說說！」

我說：「每當動亂時期，四川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三種型態：第一種型態，南方勢力利用四川爲支點，以抵抗北方。現在中央政府即是這種型態。企圖保有西南半壁，先求穩定，再來培養戰力，待時乘機。第二種型態，北方勢力利用四川爲踏腳石，以征服南方。中共正是這種型態發展，希望據有八年抗戰根據地四川，進而赤化全國。第三種型態，是四川閉關自守，據地稱雄西南。現已組成的川康地方自治委員會（包華國任秘書長）就想走這條路，企圖造成這一型態。自治會成員有好多是地方紳耆，他們對中央不滿意，對中共也不歡迎；欲以介於國共雙方之間，隔着雙方爲緩衝地帶。先暫求能苟安，再等待時局變化。現在三種型態同時出現，各有各的打算了，『蜀亂了！』成爲混沌局勢，您認爲那一條路較好？」

## 搖頭擺手終豎降旗

劉說：「中央還有好多作戰兵力？」他避不答覆我的問題。

我說：「在陝西的胡宗南部隊尚屬完整，應是中央可靠的作戰軍力。西北共軍彭德懷部是中共各野戰軍中最弱的一環。中央若在正北面擺戰場，憑險阻守山隘，可成一個時期對陣。四川舊有的幾個軍都殘破了，尙未整補，不可能成爲第二線兵團之用。在川的中央軍，祇羅廣文兵團較具戰力。空軍海軍則是供支援中央軍對共軍作戰。」

劉說：「這能抵抗好久？會不會瓦解？」

我說：「中央會作最後奮鬥。」

劉：「噢！」嘆了一聲氣。

我說：「你的軍隊能集中一戰嗎？」劉搖搖頭。

我笑笑說：「然則『君王城上豎降旗』？」

劉攤攤手。我再說了幾句應酬話便辭出。劉文輝有機智，長於謀略，對人頗富有人情味，長於演講，在川軍將領中是最有政治野心的人物，他不是共產黨，對共黨本質認識不深刻，中了共黨統戰的謀略詭計，與中共早有連絡，到了卅八年十二月成都淪陷的前數日，劉文輝和鄧錫侯、潘文華等通電投共，他們還有現持領袖的打算。幸未得逞，他向「紅朝」叩首後，並未成「新貴」，祇做了有名無實的林業部長。歲月不饒人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劉文輝早已抑鬱而死，與草木同腐，令人浩歎。